

尽管被誉为现象级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已累计演出四百余场,尽管在剧中饰演李侠的王佳俊的海报贴满大街小巷,但戴着面罩、穿着防护服的他,还是直到三天后才被一个影迷认出来。说认出来也不确切,其实是居民看到他防护服背后写的名字,于是留心看了只露出的一半张脸,这才得以确认。

问他会不会有偶像包袱,王佳俊笑说:“忙都忙不过来了,还什么包袱不包袱,每天配药、盯核酸、送蔬菜,这一次真的接地气,体验生活了。”

或许在舞台上看起来靓丽光鲜,但其舞蹈演员的生活十分简单,平时两点一线,不是家就是舞团排练厅。因为“电波”热演、巡演的缘故,王佳俊连续两三年,加起来留在上海的时间不过几个月,大多时候眼睛睁开来要愣神好一会,才能想起身在哪个城市。

为靠近舞团,父母给他在水城路的老小区买了个小房子,配合这轮疫情防控,他在这个小区隔离

### 想让李白们看到……

已有半个多月。“真的,在这里住了那么多年,加起来认识的邻居都没有这半个月多。”

4月1日上海浦西封控,3月31日,王佳俊就报名参加了社区志愿者,“我们这小区大多是六层楼的老公房,小区老龄化严重,很多都是以前房子过来的老爷爷老奶奶,他们原本上下楼就不方便,疫情之后要做核酸,还要搬运东西,就更吃力。我们为人数不多的年轻人自然就应该站出来,提供些力所能及的帮助。”

志愿者的工作繁杂,王佳俊不怕苦、不怕累,就怕让老人受累:“居民里很大一部分老人不太会用智能手机,也不会像年轻人对手机信息那么敏感,于是从拿着大喇叭喊到挨家挨户敲门,再和很多不愿下楼的老人做解释和沟通,唯一担心就是核酸检测顺序没梳理清楚,让老人站很久。”所幸经过一两天的“操练”,核酸检测有序进行。

到今天,王佳俊在社区服务也有十多天了,几

乎轮换所有的志愿者岗位。不论是到医院配药,还是到药房“抢购”;不论是护航最后200米运送货,还是帮封控楼扔垃圾,王佳俊说最累的还是辅助核酸检测的岗位。“帮着做核酸检测,通常要在医护来之前一小时就到岗做准备工作,通常检测在早上7时开始,那我们6时就要开始搭棚子、摆台子,准备消毒液、检测棒,给检测管贴标签,还要确保扫码器能正常运转,基本上一站就要六七个小时。”

而原本想着,帮着做志愿者能让宅家的身体动起来,这样的念头也在套上防护服、戴上口罩和防护面具后消失殆尽。

防护服特别闷,穿着不但手脚被束缚,时间略久喘气都困难,更不要说舒展身体。而扛米、搬蔬菜包这样的体力劳动,也并不不能锻炼肌肉,因为发力方式不同。所以通常看着辛勤劳动一天,回去他得先按摩肌肉,然后再将身体切换到舞蹈频道,重新进行体能训练和舞蹈基本功训练。

葫芦,古亦称“瓠、匏、壶”。《诗经·邶风·匏有苦叶》:“匏有苦叶,济有深涉。”《齐说》载:“枯瓠不朽,种以济舟。渡渝江海,无有溺忧。”古人远行,常腰挂葫芦以渡水,是为“腰舟”,类今救生圈也。试想,一人背行囊,腰间挂满葫芦,匆匆赶路,堪称一景也。

后世游僧常佩葫芦于腰,内藏灵丹妙药,如遇刀枪剑伤,立服一粒,起死回生。酒鬼亦常佩之,却灌老酒,随身携带,如遇悲欢离合,均可就地牛饮。有清一季,达官贵人,纨绔子弟中盛行鼻烟,葫芦鼻烟壶,竟成收藏品。文人种植葫芦数亩,甫一结果,便以模塑之,长为理想之性状,经繁杂工序,雕刻书画,供人把玩,今博物馆常见之物也。

乡里荒仓一劈为二,便为两“瓢”,作舀水之用。乐人亦可制为葫芦笙,婉转悠扬。凡我国人,无不可食也,葫芦嫩时,便可食用,《诗经·豳风·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元代王祚《农书》:“匏之为用甚广,大者可煮作素羹,可与肉煮作葷羹,可蜜煎煎作果,可削条作干……”

葫芦,谐音“福禄”,古人喜以此制作器物。昔扬州同好尝赠余葫芦一,恰有粤人在,询之此为何物?答曰:“fu lu”!

迎来盘点回忆辛丑仲夏贵州七日跟团游,笔者惊诧地发现彼时在黔山贵水旅游期间竟然天天在观赏美丽的瀑布。担任地陪的赵导自豪地告诉我,贵州拥有一棵树、一栋楼(遵义会议会址)、一瓶酒(茅台酒)等多张文旅“名片”,“一棵树”实际上代指黄果树大瀑布。高铁抵达安顺市的翌日,我们团遂乘大巴去鉴赏了这一亚洲最大的瀑布。其势之盛,其声之烈,前人和他人之述备矣,但特别需要提醒的是,黄果树大瀑布是世界上唯一能从上、下、左、右、前、后六个方位观看的瀑布。游客可从横贯瀑布背后峭壁的一个百余米长的天然水帘洞内之六个天然洞窗听瀑观瀑摸瀑。当天,以黄果树大瀑布为核心的黄果树瀑布群激情飞扬地“包围”了我

### 说葫芦

半畦斋

三月初的德清,几乎脱了羽绒服就穿短袖,幸有淅沥沥春雨援手,直冲30℃的夏天“试用装”殆尽,我们又回到初春料峭。逆生长的季候,从70岁的老奶奶,恢复到18岁妙龄的娇容。桃花、梨花娉婷,容得下慢慢赏;花了不少钱买的米黄色风衣,又有穿着的机会。而不会像化好妆等上场的演员,忽闻演出时间压缩,轮不上上台徒留失落和哀怨。蒋捷在《解佩令》中道:“春晴也好。春阴也好。著些儿、春雨越好。”确乎好,春雨,给了我们再爱一场的机会,因此欢喜。

在红尘里摸爬滚打了几十个春秋的人,依然猜不透随时翻出花样不流于俗常的大自然。唯提醒自己时时保持敏感和呼应,才能收获人时的斑斓。

撑开伞,去花园走走。穿上风衣,束起腰带,领口搭一条丝巾,脖颈不空,就不冷了。戴着耳机听了一些民谣,感觉春雨和民

谣,都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干净和纯真,很搭。雨天的空气和大晴天比起来,格外清新朗润,让呼吸成了甜美的事。花园里的郁金香m&m's巧克力豆一样,翻卷出五彩的花道。粉嗒嗒的樱花、殷红的碧桃在枝头摇曳。各种各样的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都在开花。一棵棵柳树垂下浅绿纱幔的柳条,小风一吹,拂荡了又拂荡。半壕春水一城花呢。古老的东苕溪一路抓丁拉夫进入城市后,抱团成花园里担纲生态重任的湖。水汽氤氲,烟雨迷蒙,几只白鹭扇动着欢快的翅膀在湖面上飞舞,透过它们的舞姿,我看到远处幢幢大厦若隐若现,仿佛海市蜃楼。

因有雨,周末早上花园里的人不多。不过还是看到一个穿旱冰鞋的小姑娘,她身穿火红的雨衣,在光可鉴人的小径上溜,引信一样燃

当然,这样难能可贵的经历也让预备党员王佳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人生体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一次,是真的融入群众中,脚踏实地地感受到了疫情期间老百姓的生活。”近半个月志愿者的工作让他对小区、对邻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急别人所急、想别人所想”也让他落到了人间烟火中,“我想,这(段经历)会是我未来一笔宝贵的财富,无论是用舞蹈来说故事,或是在舞台上塑造角色,都会更贴近生活本身。”

“电波”演了几百场,王佳俊无数次在舞台上演绎以李白烈士为原型的李侠,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每演一场,都会觉得和李白靠得更近,更能理解他的选择和牺牲。”而这一次,做志愿者的经历也让他时不时地想起那位曾一遍遍饰演的英雄,“因为有他们的奉献,我们不用再面临那样残酷的斗争,但也想让他们看到,如今的我们面对严峻考验时,也能齐心协力、守望相助。这一代年轻人,也有一腔热血。”



## 雨下江南春

王征宇

一个花朵般的笑容,轻驰而过。

雨天也要丰沛热烈地爱啊,亲爱的孩子,你很棒。我朝孩子竖起赞许的拇指。如果你爱着,就看不到它的缺陷,你的世界因为你的爱,几近完美。

春雨里的乡村,也格外生动。我想起了父亲,65岁退出商海,在老家院后辟了块菜园,当上了很不地道的菜农,工作可以退休,自修总可做到老。由于菜地势高,取水困难,他又严格种菜规矩,一概浇天落水,沟渠里流淌的,可自是水沟道的不行。于是,在菜地的斜坡处,挖了一个深深的土坑,埋进从前猪猪草的大缸。春雨一夜撒欢到来,它们汇在一起,热热闹闹地把缸流得满

过。交会时,我忙侧身让她。小姑娘手指摆出一个大大的“V”,冲我“耶”地咧开

满,盈盈柔光,照出天光云影,如玉佩养出云烟。今年初春,我在水缸里发现逗号一样的蝌蚪,真神奇,是搭乘春雨来的吗?很多人种菜,老烟枪一样,等不到一根烟抽光,马上连接着烟屁股续上一根,生怕断火。我爸总要空出几垄地,任大冬天长草落霜养精蓄锐。他的理论是,地休息好了才强壮,有栽培的底气,才能养出好蔬菜。直待春雨把地润得黑森林蛋糕一样松软,锄掉杂草灰成草木灰,将地翻翻,书房里那一溜大大小小装在玻璃瓶中的种子,用钢笔楷体标好名的,这时,倒出来,播撒在翻垦的泥地。种子吮吸着雨水,小脑袋细胳膊地发芽,春韭、芥菜、草头,无不柔嫩鲜亮。

从立春到谷雨,春雨纷纷,溪水涣涣,江河壮阔,孕育大地万物繁衍人间生机,多少情意在其中,让人倍觉热爱和珍惜。



## 杏花开羊儿欢

侯伟荣 摄



我是一个怀旧的人,但凡儿时家中用过的老物件,都有一种亲切感,有收藏起来的习惯。日前,逛云洲古玩城,见到一台“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我拿起来左看右瞧,哎,真与当年买的那只一模一样,还是八成新。信号不是很好,夹着“滋拉滋拉”的杂音,却传来一首熟悉的歌曲《乡间的小路》,跟着节奏哼上几句,似乎又找回了当年的感觉。想必喜滋滋的神情被摊主捕捉到了,价钿就是还下不来,最后以560元成交。

在那些艰苦岁月里,少有娱乐活动,收音机便是人们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弄堂人家买一只半导体收音机,就算是家中添置了一件奢侈品。我们兄

## 七夕会

右边的河中是向东跨踔奔腾的68级跌水瀑布,俄顷,前方惊现一道自左侧山崖朝右倾侧凌空喷射的瀑布,名叫断桥瀑布。从此瀑下方穿过后继续徜徉半小时,向幽径左面的拉雅瀑布“报到”。个人觉得其在高度和神态上与九寨沟诺日朗瀑布相仿。水珠霏霏的拉雅瀑布紧临步道,半幅路面皆是其带来的流潦,对积水毫不介意的游人纷至瀑下,一洗征尘。隔瀑回望夕阳,居然望见了瀑中彩虹,不禁叹为观止。

在后三天黔东南州和铜仁市的行程中,西江千户苗寨风雨桥下的河瀑、亚木沟的亚木飞瀑、梵净山之麓的石龙吐瀑、云舍村神龙河的跌瀑等美景也都有力地佐证了“贵州是瀑布之乡”的说法。

底,我从农场顶替返沪,一股全民学外语的热潮正在掀起,我学外语的兴趣又来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英语”节目又成了我最好的私教。每天的早晨太喧闹,我天天早上带着“红灯”到中山公园牡丹亭里听广播和背单词。为了练好发音,我还乘20路电车去人民公园荷花池旁的英语角与英语爱好者交流,甚至还到国际饭店门口用英语与老外搭讪,“hello, nice to meet you”之后,就结结巴巴了,终因词汇量少,发音不准,老外压根听不懂。后来再也不敢去英语角和国际饭店门口了,老老实实待在牡丹亭里捧着“红灯”跟着广播学英语。虽然看不到老师,但能听到标准的英语发音,听到老师深入浅出讲解,受益匪浅。直到在业余大学上了正式的英语课,学广播英语才渐渐地停了下来。

80年代初,父亲因病瘫痪在床,“红灯”更是陪伴了他一个又一个的日日夜夜。“红灯”放在父亲的枕头边,有时他睡着了,收音机却还开着,我便轻轻地把手“红灯”关上,可刚一关,父亲就醒了,示意我打开收音机。“红灯”成了父亲的一种精神寄托,使他不感到孤独寂寞,直到去世的那一刻,“红灯”一直在他的枕头边。

时隔多年,偶尔走在静谧的小巷,当耳朵邂逅到那久违的声音时,我都会驻足倾听,想起那些与“红灯”如影相随的日子。

弟三人“合资”在曹家渡明声无线电器材商店,花了32元,买了一只上海无线电二厂生产的“红灯”,用光了辛辛苦苦积攒的零用钱。每天早晨一起来,我边刷牙边拧开“红灯”听新闻、听歌曲,晚上入睡前也会听上一会。夏天乘风凉时,捧着“红灯”躺在竹榻上听广播连续剧,左邻右舍不少纳凉的人也静静地跟着听,还叫我“开响点、开响点”,而正在打瞌睡的人则嚷着“开轻点、开轻点”。我有点不知所措,干脆关了“红灯”,漆黑中隐约约约听到有人在叹息。

1976年,我去农场时把“红灯”也带去了。繁重的劳动、枯燥的业余生活,“红灯”里却有我渴望的世界、诗和远方。我时常在帐子里听广播剧,听电影录音。虽然看不到画面,但听听旁白和解说也是一种享受。我特别喜欢听日本电影《追捕》《望乡》,听了一遍又一遍,影片中许多经典的台词至今还能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

“红灯”也是我学习外语的最常用的工具。白天田里劳作,晚上室友已经入睡了,我还要打开“红灯”调低音量,跟着收音机学日语。没有课本,还要做笔记,只好把订阅的《红旗》杂志的留白处当簿子。到了农忙,累得倒头便睡,根本无暇收听,教学的难度又增加了,没有跟上,只好放弃了。1979年

## “红灯牌”收音机

陈建兴

“弄堂旧趣录”